

S
U
I
Y
U
E
L
I
U
H
E
N

岁月

流痕

彭龄 章谊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岁月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彭龄
章谊◇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流痕/彭龄, 章谊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2

ISBN 7 - 5039 - 2940 - 5

I. 岁… II. ①彭… ②章… III. 作家一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2323 号

岁月流痕

著 者 彭 龄 章 谊

责任编辑 向 宏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39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2940 - 5/I · 134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作者简介：



彭龄，本名曹彭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外事工作干部，历任我国驻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埃及

及大使馆副武官、武官，少将军衔。现为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章谊，本名卢章谊，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曾任新华社驻黎巴嫩分社首席记者，我国驻黎巴嫩、伊拉克、埃及大使馆外交官。新华社国际部译审。

他们夫妇单独或合作出版的散文集有：《西亚风情》、《异域走马》、《而今百龄正童年——记曹靖华》、《黎巴嫩散记》、《重返巴格达》、《不尽天涯路》、《受命打通“地狱之门”的人》、《埃及漫步》、《走进迦南地》等。

责任编辑：向 宏

封面设计：彩多设计
MULTI COLOUR

序

黄 克

彭龄和章谊又将有了新的文集问世，并嘱我为序，这让我既感念又意外。序者，作为全书主旨的介绍，除了自序，大多请之于名家，而彭龄交往的名家可说是车载船装，其中既有其父执辈的权威，更不乏当代文坛之翘楚，何以降格以求找上我来了呢？思忖再三，无他，我与彭龄乃“发小”也。发小为发小写序，呼应“岁月流痕”的主题，倒也算得贴切。

“发小”（读时，“小”字还需儿化）似是北京的叫法，其年龄段，亦无考。束发、结发、总角，皆指刚成年；而我们的结识是1953年上汇文中学（时为北京二十六中）高一时，年龄都在十六七岁仿佛，说是“发小”也不为过之。何况在班上我们两人个头相仿，喜好相同，功课偏于语文，体育偏于长跑，所以相处时间更多一些。

彭龄在班上的灵光闪现莫过于在“海鸥班”的庆祝活动中，班名是他建议的，班徽是他设计的，连班歌他也是主创人员。当其时，我们高三（2）班已被评为先进班集体——那是要区里批准、市里备案的。（1）班已申请命名为“任弼时班”，我们班还没定。彭龄受乃父曹清华先生的影响，酷爱苏联文学，当时正出版了一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海鸥》，他拿来向全班推荐，大家不仅买了书，而且深为化名“海鸥”的女战士卡佳坚持敌后斗争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一致同意他的倡议，以“海鸥”命名我们的班集体。又是彭龄，请了位青年画家根据《海鸥》

一书的封面画了一幅两三尺高宽的大幅油画，悬挂在黑板上方，海鸥在茂密白桦林背景上围着头巾昂然远视的半身像，英气袭人，令教室生辉。班徽设计得也很别致，先将海鸥戴围巾的头像木刻化，轮廓鲜明，镶嵌在海蓝的底色上，下书“海鸥班”三个银色楷体字，下边还注着“1956”，做成椭圆形，再一环，坠在“北京二十六中”的小横幅下，显得欢跳新颖，不落俗套。这时听到全校要搞新年歌咏比赛的消息，这可喜坏了这群“海鸥”。我们班在学校本来就挺活跃，合唱团、口琴队、田径队、篮球队里都有我们班的精英骨干，这次就大胆提出要创作自己的班歌！于是由已经显示作诗天赋的彭龄和彭跃作词，富有声乐天赋的赵锟和钟光荣谱曲，已具表演才能的黄小立教唱，立即行动了起来。一时间，每当下课，大家都留在教室，面对贴在南墙上的歌片，聚精会神地一句一句一首一首地学唱。或独唱或轮唱，或分高中低音部，最后竟形成了一部声势浩大的《海鸥之歌》。演出在体育馆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进行，不论是赵锟那雄浑的男中音领唱、廖学鹏那熟练的手风琴伴奏、黄小立那一身白制服的潇洒指挥，还是那一台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胸胆尚开张的放声歌唱，一切都发挥到了极致。请听：

我们年轻的一代/时代的鼓手/挺起胸膛/紧靠臂膀/困难
不能把我们阻挡/我们的意志勇敢坚强/我们的身体百炼成钢/
祖国一声召唤/我们就拿起枪杆/奔向卫国的战场/把敌人一
个一个消灭光！

今天吟唱起来，不免笑其稚嫩，但在那朝气蓬勃的20世纪50年代，铿锵豪迈，声震屋瓦，无疑吼出了年轻人的心声。果然，因为这首《海鸥之歌》，我们班获得了创作表演奖。来不及欢庆胜利，也没有评功摆好，踏着青春的脚步，大家投入紧张的毕业、升学考试的准备。最后以全班悉数考上大学，作为对母校的回报。

大约就在交过升学试卷之后，我和彭龄有一次结伴远足——骑车去卢沟桥。彭龄可能有幼时随父母颠簸的经历，见多识广，较为老道，而我却不曾出过远门，所以看什么都那么新奇，不要说卢沟桥上的狮子，连高标“宛平”二字的县城也是看了一惊。看惯城里的高大城门，原来还有如此破损的小土城，颇有得见沧海难为水之叹。城内建筑已无甚印象，独桥头一家筐箩店，门口立放着一个藤条编好的巨型筐箩，足有两张八仙桌面那么大，不知派得什么用场。彭龄说：发大水可以当船用。这一解释更让我瞠目结舌。

骑着车沿永定河漫游，那时河水已是潺潺细流，在怪石裸露的河床上蜿蜒东行。蓦然看到远处几乎与河床平行的一条绿色田垄，近看原来是一条小溪，因其两边的绿草茂密，突兀为堤，故给人以错觉。小溪有两米宽，一米来深，清澈见底，水底的浓浓绿草在水中飘摇，伸手一试，亚似冽冽寒泉，沁人肺腑，烈日之下，哪得如此的感受！为不辜负这条清溪，二话不说，脱衣下水。水将没腰，脚已陷到水草中；扑腾了几下，两手已能触到岸边的水草，根本游不起来，于是兴味索然。尽管如此，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水溪，旁边又是密密的小树林，加以寂静的氛围，好一个清凉世界。我们坐在溪边，久久沉醉其中而流连忘返。后来读到刘晨、阮肇误入桃源的神话传说，不知怎的，常会想起我们俩游过的这个地方，只是不曾遇仙罢了，仙境却是称得的。

一年后的暑假，我们都已是大一的学生，他在北大，我在南开，他约我随北大生物小组去温泉、妙峰山。记得住在一座古庙里，入夜，雷雨大作，雷声雨声震耳欲聋。我们都不得入睡，索性坐起来欣赏窗外的暴风骤雨。此庙依山而建，后窗外即是陡峭的山坡，频频的电闪，照得草木毕现，漫山青亮如白昼，滚滚的雷声不绝于耳，大雨直泻如注，似乎即将引发山洪，令人心悸不已。后半夜即雨过天晴，翌日清晨，顶着晨曦，大家都拥到庙台去看日出，眺望东方地平线，暗红的朝霞却被一朵乌云遮掩，以

为日出看不成了，突见红日按下云头，露出半脸，似用力过猛，瞥得满脸通红，在那跳跃而出的瞬间，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即或日后到泰山玉皇顶上观日出，也不曾见过如此壮美的景象。两度奇妙的自然景观，都缘于彭龄的引领，青少年时的印象恍如昨日，还是那样的清晰、逼真。

身处异地，老同学间少不了通信问候，聊抒思念之情，在那“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代，自免不了“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的套话。一次，收到彭龄的来信，打开一看，赫然满纸都是我的笔迹。原来他把我给他的信剪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排序再贴起来，编成了他的回信，真让我哭笑不得。彭龄啊，机智如斯，幽默如斯，恶作剧如斯！

岁月的流逝冲刷尽当年的稚气，彭龄已成为外事工作者，且在中东战火的考验中成熟了起来。在通信中获知，他先后担任过我国驻黎巴嫩、伊拉克使馆的武官，最后任驻埃及使馆武官，并获少将军衔，所以我们“海鸥班”的同学戏称他作“彭大将军”。曾见国防部迟浩田部长寄给他的手札：“在武官任内，您经历的复杂情况最多，获取的成果最佳，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也最高。对此，组织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得到首长三“最”的评价，可算莫大的荣耀，更是对他的工作的最充分的肯定。彭大将军为“海鸥班”添光彩，我们也为班上有这样一位官阶最高、成就非凡的同窗而引为骄傲。

难得的是，这位武官在任职期间仍笔耕不辍，看他那时的戎装照片，英姿英发，好一派儒将风度。

作为外交官，他去的很多地方很多，每到一地，又都以散文的形式，历述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别的地方的游记，我读起来，总有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之感，惟有对苦难的中东大地，才是其心之所系、情之所结，也才写出光彩动人的华章。在他的笔下，巴勒斯坦民众那不断被以色列铁蹄碾碎的建国梦，读来令人心碎；而伊拉克百姓在美国炸弹下抚尸痛哭，呜咽着“天哪！我们犯了什么罪”，听来令人愤怒。然而匍匐在耶路撒冷老城区

“哭墙”下面的犹太教的各色人等向上帝递交的信息，又哪一个不是祈求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与安宁呢！当然，在中东的纷飞战火中，彭龄也没有忘记赞扬一位“受命打通地狱之门”的人，那就是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今天，我们在纪念他被暗杀十周年的时候，知道这个名字将“以土地换和平”的方略载入史册，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此公正是1967年只用六天时间就闪电般占领了相当以色列三倍多阿拉伯土地的所谓“六·五战争”的发动者。这里不妨引用彭龄在散文集里的一段话：

拉宾死了，他一生的是是非非，我们不想去评述。但我们想，一位从如此血火搏杀中走过来的硬汉，一位曾发誓与阿拉伯人誓不两立的军人，在他走过几十年血火征程之后，竟能冷静地审时度势，以他的远见与胆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之路。单单这一点，我们想，似乎也可以说惟英雄与智者所难为吧！

这是军人给军人的敬礼，这是军人对和平的企盼。“化干戈为玉帛”，这又何尝不是中国武官所遵循的律条。

如今，彭龄已经从驻埃及使馆的武官任上退下来了，但仍不得闲。他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每周要去两个半天；时不时还要旧地重游，参加有关中东问题的研讨；当然，还要继续他的散文写作，忆人，忆事，抒怀。不过无论如何，可以按时参加我们“海鸥班”的聚会了，这是大家欢迎的。自打“文革”以后，定下了春节在京同学轮流在各家聚会的规矩，一晃儿三十年，从年轻聚到年老，年年不落，已成传统。50年代的中学班集体，至今葆有着蓬勃的朝气，充分说明着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而每次聚会都是鲜灵灵的青春印证，都是活脱脱的返老还童，都是再也回不来的天真烂漫、群小无猜的发小深情啊！

彭龄已经成为多产作家，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多产，又全仗他的合作者——老伴卢章谊女史。章谊和彭龄是大学的同桌，同攻

阿拉伯文，现在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资深译审，长期以来，协助在武官任上的彭龄工作，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实在难得。看到她以端庄大气的贤内助形象和彭龄在一起，我不由想起舒婷《致橡树》里的诗句：“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分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章谊常和赵锟的夫人丁治新、黄小立的夫人曹立乐一起参加我们“海鸥班”的聚会，给我们这个大老爷们的班集体平添了不少温馨和谐，这是要向她们致意的。在我们班上，彭龄和章谊算是结婚较早的一对，又早生贵子，还是双棒儿。我记得他们结婚时，曾送给他们一对碗具，一时淘气，把他俩的名字掰开揉碎编成两句顺口溜，并写下贴在装碗具的锦盒上：

一槽拴二驴，（隐“曹”“卢”之姓）

金豆不需犁；（含“彭”字）

章宜早立子，（“章谊”是也）

龄是百年期。

不想我的祝福，全成验语。老来读之，可博君一笑。而我为我的发小写的笨拙序文也就到此打住吧。

2005年11月19日

目录

序（黄克）/ 001

清华岁月 / 001

难忘红楼 / 009

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径…… / 018

——记陈蜕（邹鲁凤）

曹靖华与丁玲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 026

情之所钟 / 032

——怀念父亲曹靖华

有关鲁迅先生书信的一件蹊跷事 / 040

“一撮毛哥哥”的背影 / 049

霞光犹灿然 / 055

——访葛一虹老

愿他们结伴同行 / 060

想起了马寅初 / 065

大树与小草 / 072

斜雨乘风几度过 / 078

开花的生命 / 089

——怀念巴金

“丹柿小院”的怀想 / 096

永远的冰心 / 102

世纪风云中的跋涉者 / 120

他所追求的…… / 127

写在姚老墓前 / 134

往事岂能如烟 / 140

——访梅志

愿他岁岁丰收 / 148

——记艾青

一瓣心香 / 152

魂归太行 / 158

——悼老诗人阮章竞

红叶应无恙 / 166

菡子大姐，您走好…… / 170

永远前进 / 177

——记刘白羽

一本珍贵的书 / 183

克勤克俭，亦狂亦狷 / 189

——记陶钝

他用微笑面对人生 / 193

他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 199

为了千秋万代 / 207

——记张羽

忙人 / 215

——记陈明

为苏晨老师造像 / 219

“三松园”记 / 226

燕南园，那座没有围墙的敝院 / 232

振翼奋飞的鹰 / 236

——记袁鹰

一张迟到的贺卡 / 242

巧遇公刘 / 248

半道上“截”来的客人 / 254

——记著名艺术家孙道临

今宵圆梦时 / 258

——开罗谢晋电影回顾展记盛

个体劳动者 / 262

——霍达印象

最忆是杭州 / 270

击鼓征兵的鼓手 / 274

——记纪鹏

忘不了的温小钰 / 280

负重的牛 / 287

——记吴泰昌

艾民有和他的父亲 / 293

罗丝庄里人 / 298

——记铁凝

颗颗珠玑耀眼明 / 304

——仲跻昆教授和他的新译著

耕耘者的画像 / 310 记《新湖南》副主编

“闯”进文学圈子的人 / 315 记“闯进”

——记季玲 湖南衡阳衡阳县衡南乡

担担面 / 322 记《湖南日报》编辑

怀念党的好女儿——章蕴 / 328 记

永不消逝的歌声 / 338 记《湖南日报》

桑椹的回忆 / 343 记《湖南日报》

从一张老照片想起的…… / 349 记《湖南日报》

高鼻子的老“八路” / 354 记《湖南日报》

笑倩雏樱绽早春 / 359 记《湖南日报》

——悼王振乾同志 记《湖南日报》

文心不老 / 365 记《湖南日报》

——记汇文中学老校长靳邦杰同志

黄克印象 / 371 记《湖南日报》

身闲韵作筹 / 376 记《湖南日报》

——记“海鸥班”学友黄延 记《湖南日报》

一蓑烟雨任平生 / 381 记《湖南日报》

猫趣 / 386 记《湖南日报》

跋 / 393 记《湖南日报》

跋 / 393 记《湖南日报》

跋 / 393 记《湖南日报》

跋 / 393 记《湖南日报》

跋 / 393 记《湖南日报》

跋 / 393 记《湖南日报》

清华岁月

接到宗璞大姐的电话，约我写一篇有关父亲和清华大学的文章。实在说，我是没有资格写这样的文章的。因为当年我们一家在清华园仅仅住了一年，而我那时，还是个愚顽未化的孩子！只是，那段时光却又实实在在难以从我童年的记忆中抹去，便大着胆子应承：“让我试试吧。”其实，心中却毫无把握……

父亲曹靖华是1948年秋天到清华大学的。在这之前，他在南京中苏文化协会主持苏联文学的编译工作，我们一家也住在协会里。中苏文化协会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监视的对象，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后，这种监视也更加严密，协会所在地牌楼巷的四周满是特务，一出协会大门，身后便会长起“尾巴”。家里经常收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为避免全家遭特务毒手，风声紧时，一家便四散开去。随着白色恐怖日益加剧，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一天，一个天良未泯的青年写信告诉父亲说父亲已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要他“迅速远走”。这也印证了父母的预料：敌人越临近灭亡，就会变得更加疯狂。杨杏佛、闻一多、李公朴……多少进步文化人倒在特务分子枪下啊！恰在这时，父亲接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的聘书，请他去清华任教。于是，他便“金蝉脱壳”，于同年8月只身北上了……

我手头留存一份那年10月10日《北平学生周报》，上面刊登着一篇《重回到教育界里来的曹靖华先生》的报道，上面这

样记载着：

与教育界已经话别了十年的曹靖华先生现在应聘清华，又回到学校来了。当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已经传了出来，它所发给同学们的鼓舞与欢欣，真是不可言状……

……开学了，消息已被证实。当俄文开始上课的时候，本可容纳六十人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了，连那可以站着的地方也都被挤得满满的，而在外面的走廊上还有些同学不能进来。铃响了，从人缝中挤进来一位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的中年人。光头，方方的脸上没有眼镜，灰布大褂帆布鞋，看上去真似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同学们的目光惊异着，好像在说：“原来他就是曹靖华先生！”……



文中说的“与教育界已经话别了十年”，是指父亲1933年自苏联回国后，受北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之邀，就教于北大，后来，又在北平中国大学、东北大学、法商学院等院校兼课。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随北大、师大、天津北洋工学院等南迁西安、汉中，继续在这些学校组成的西北联大任教。翌年，在一次反对学校法西斯化，要求民主、抗日的学潮中，他与彭迪先、韩幽桐等几位进步教授一起，被师生推举为代表，同国民党教育机构谈判，被前往坐镇的教育次长